

經部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四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伊川先生曰此以下言乾之時勿用以在下未可用也○時舍隨時而止也舍去聲○行事進德修業也○

自試隨時自用也○上治得位而行上之治也○窮之災窮極而災至也○天下治用九之道天與聖人同得其用則天下治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二居大中安止之地至于三四則不得所安也○三四與二皆言所遇之時二之時平和見龍在田者則是可止之處也時舍時止也以時之和平故利見不至於有害三四則皆時為難危又重剛又不中至九五則是聖人極致處不論時也易說○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九五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九二正位於内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_{並正蒙}

白雲郭氏曰下也曰下言微也如有隰在下也前言位之人也後言文之時也○時舍時可進故隨

時而舍明有正中君德亦必待時○行事興事造業大有為也○自試君子謹失時之戒故或自試○上治以天德位天位治所從出○窮之災窮不知變故災至○天下治知乾元之義而用天德則治矣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易傳曰言乾之時也潛龍勿用時在下也見龍在田時可止也舍止也井初六為九五舍之與此象異二陽方進而未泰故可舍止音捨

舍之舍九二變遯艮有止意終日乾乾進而行事之時非乾乾不能堪其事巽行事也或躍在淵上下進退无常自試時也飛龍在天在上而致治時也亢龍有悔陽窮於九陰窮於六位窮於上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上九窮不知變窮之災也天災曰災數極時也玄有三統九會陽以九終以極數也然天人有交勝之理故有悔天德不可為首用九不見其首則不過不過中也六位得中天下治

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時舍言未為時用也○自試未遽有為姑試其可○上治居上以治下○天下治言乾元用九見與它卦不同君道剛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此第三節再申前意本義

東萊吕氏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天也元聖人也天无時而不用九而天下有治不治者由居其下者无用九之聖人耳聖人與天同德則天下治

矣易說○又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易傳云天與聖人同得其用則天下治也蓋天之用未嘗一日而息天下本合常治然一治一亂者只為人與天不相似不能得天之用所以不治故必待天與聖人同得其用然後天下治也紀聞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伊川先生曰此以下言乾之義方陽微潛藏之時君子亦當晦隱未可用也○天下文明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之化也一作而化之○與時偕行隨時而進也○乾道乃革離下位而升上位上下革矣乃位乎天德正位乎上位當天德一作德矣○與時偕極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矣○乃見天則用九之道天之則也天之法則謂天道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乾二五皆正中之德五則曰大人造也

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大人而升聖乃位乎天德也不言帝王而言天德位不足道也所性不存焉潛龍自是聖人之德備具但未發見○見龍成性至飛龍則位天德○九五言乃位乎天德蓋是成聖實到也不言首出所性不存焉其實天地也不曰天地而曰天德言德則德位皆造故曰大人造也至此乃是大人之事畢矣五乾之極盛處故以此當聖人之成德言乃位即是實到為已有也若由思慮勉勉而至者

止可言知不可言位也乃位則實在其所矣大抵語勉勉者則是大人之分也勉勉則猶或有退少不勉勉斯退矣所以須學問進德修業欲成性也成性則縱心皆天也所以成性則謂之聖者如夷之清惠之和不必勉勉彼一節而成性若聖人則於大以成性

並說 易

廣平游氏曰揲蓍之法遇九六之數則變乾以純陽故陽極而亢坤以純陰故陰極而戰如其不變

則亢而災戰而傷不能免也乾以用九則陽知險而變故无首而吉坤以用六則陰知阻而變故永貞而利乾坤純乎陰陽者也故有用九用六與他卦不同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天之則也故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易說

龜山楊氏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孔顏之所同天下文明則孔子而已矣○毋固則與時偕行並語解

兼山郭氏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乾之九五七者咸

在故為一也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是以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莫有留礙者矣故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易說

白雲郭氏曰陽氣潛藏則閉塞未亨之時○天下文明君子出則道大明○與時偕行時可行健君子應時行之行謂用也○乾道乃革潛龍之義至四而革矣○乃位乎天德有天德而得天位也○與時偕極乾道極矣時不復矣而不知止故與偕

極○乃見天則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觀用九之義見天之可則也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易傳曰言乾之義也乾伏坤見陽氣潛藏故曰潛龍勿用坤文離明德施之普光于天下人文明也故曰見龍在田三陽方行亦與之行故終日乾乾行不息也周公繼日待旦之時乎四人位五天位離人之天水火相息乾道革矣故曰或躍在淵天不可階而升也不曰位乎君位而曰

位乎天德者成性躋聖也張載曰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曰飛龍在天亢龍有悔上極也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則无悔偕極則窮故有悔也六九相變天地之道不可違之則也乾元始也於其始也用九其終不過矣以其不可過也故曰天則見天則則知中道乃固然之理非人能為之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天下文明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與時偕行時當然也乾道乃革離下而上

變革之時○天德即天位也葢唯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名之○乃見天則剛而能柔天之法也○此第四節又申前意本義○問程易以文言中三段論潛龍以下六爻分作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看來恐可移易説先生曰凡説經若移易得便不是本意看此三段只是聖人反復賛詠乾之德耳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便是第二段陽氣潛藏便是上段龍德而隱者也聖人反復發明以示人耳

語錄

東萊呂氏曰象與文言論上九一爻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又曰動而有悔又曰窮之災也又曰知進而不知退皆言亢之不可極至於所謂與時偕極蓋諸處已說盛滿之當抑故此章特發此義謂時方盛滿道亦與之盛滿何適而非道也○或躍在淵乾道乃革四去五為近並易說○又曰程傳言正位乎上位當天德位稍偏則於天德不相當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在天之時寒往則暑來晝往則夜來初未嘗息至於人則朝氣鋭暮氣惰不能終日乾乾者葢梏於血氣不能與天地之氣相通故也若與天地之氣相通則與時偕行矣○或躍在淵乾道乃革自凡入聖全在一躍四離下位而升上位如人自凡入聖也非一躍豈能變革乎○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用九之道在乎无首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本末未嘗為首因其元有父子故有

父子之典因其元有吉凶故有吉凶之禮本非天為首而創立之也此所謂天則紀聞○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則政在无首處已丑課程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康節先生曰凡言大者无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為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者歟觀物篇

明道先生曰性情猶言資質體段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反復詳說以盡其義既始則必亨不亨則息矣乾之性情也既始而亨非利貞其能不息乎○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葢無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利之大曰大矣哉並易傳○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此通人物而言通元本作詠字謂始初發生大槩一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後屬人而言也利貞者分在性與情只性為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時惡故者以利

為本只是順利處為性若情則須是正也呂與叔東見錄○利貞者性情也言利貞便是乾之性情因問利與以利為本之利同否先生曰凡字只有一箇用有不同只看如何用凡順理无害處便是利君子未嘗不欲利然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葢只以利為心則有害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楊遵道錄

横渠先生曰利貞者性情也以利解性貞解情利流通之義貞者實也利快利也貞實也利性也貞情也情儘在氣之外其發見莫非性之自然快利盡性所以神也情則是實事喜怒哀樂之謂也欲喜者如此喜之欲怒者如此怒之欲哀欲樂者如此哀之樂之莫非性中發出實事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元亨者乾之始也利貞者乾之性情也乾之始大是也乾之性情健是也惟有大故元

亨而健故利貞也○利天下者始於乾元故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可言所利則其利小矣不言所利无所不利也易說並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伊川先生曰大哉贊乾道之大也以剛健中正純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以六爻發揮旁通盡其情義乘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用著矣

故見一作曰雲行雨施陰陽溥暢天下和平之道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剛健中正中爻之德○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主以中正為精也六爻發揮言時各異旁通情也情猶言用也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乾之為乾剛健中正純粹精是也考乾之象則六爻不齊能盡乾之義就其中正而純全焉獨見乎九五所以取象於飛龍也必也考論其精微則七者咸在也蓋陽德為剛乾德為健以

位則中以才則正上下无異體故謂之純内外无偏係故謂之粹它卦莫能與之同故謂之精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乾之德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乾之業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乾之用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乾之功也有是德則有是業有是用則有是功也然精者德之精情者卦之情乘六龍用九也天下平致美利也乾之大如此聖人之法乾也剛健中正以崇德發揮旁通以廣業時

乘六龍崇德以致用也雲行雨施廣業之功成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元者乾之始剛反而動亨在其中矣利貞者乾之性情也性情猶言資質也動而生物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貞也貞正也始則亨亨則利利則貞在其中諸卦言利者指事而言之利於此或不利於彼乾始萬物資之天下之大无不蒙其利者不言所利則其利大矣故謂之元元

又訓大故也夫子欲言乾道之大其辭有不能盡者故曰大哉乾乎乾總言之則剛不撓也健不息也健者積剛而成也悉數之則中正而不倚也純全而粹美也一三五正也二五中也中而正者其九五乎八卦皆純也純而粹者其重乾乎故太玄準之以睟其首辭曰陽氣袀睟清明道至於純粹无以復加矣而六者皆原於一一者何乾始也天地之一本萬物之一源精之又精剛健中正純粹

自此而出故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易傳曰精謂六者之精極也以一言該之曰正正者乾之性也六爻發越揮散旁通於諸卦被於三百八十四爻无往而不利者乾之情也情變動也性不變者也時乘六龍者以御天而行也雲行雨施者天下平均也二者體元亨也元亨則利貞在其中矣葢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則萬物各正其性命矣鄭康成本作情性易傳○又曰乾為美又為嘉嘉美之至也

乾坤合德乃有是象叢說

新安朱氏曰乾元始則必亨理勢然也利貞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乾始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或曰坤利牝馬則言所利矣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葢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或疑乾剛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

也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别也旁通猶言曲盡時乘言聖人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此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本義○乾元者始而亨一段元亨是生出去利貞是收斂來方見性情所以周子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利貞者性情也是乾元之性情始而亨時是乾

之發作處共是一箇性情到那利貞處一箇有一箇性情百穀草木皆有箇性情了元亨方是它開花結子時到這利貞時方見得它底性情就這上看乾之性情便見得這是利貞誠之復處○問一陽動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如何利貞處乃為乾之性情先生曰元亨者發見流行之處利貞乃其本體無所作用之實性情猶言情狀於其收斂无所作用方見得它情狀眞實○問太極圖中言聖

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何也先生曰中正仁義分屬動靜而聖人則主於靜葢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克己復禮義也義故能仁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用處必至於利貞乃見乾之實體萬物到秋冬收斂成實方見得他本質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也○問利貞者性情也先生云是對元亨言之性情是說本體○不言所利明道說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乾也此語說得好

○問乾不言所利程易謂无所不利故不言利如何曰是也乾則无所不利故但說利貞坤只利牝馬之貞則有利不利矣○大哉乾乎陽氣方流行固已包了全體陰便在這裏了所以說剛健中正然不可道這裏卻夾雜些陰柔所以卻說純粹精○又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觀其文勢只是言此四者又純粹而精耳程易作六德解未安○問乾剛健中正或謂乾剛无柔不得中正先生常言天

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静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以動静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别所謂流行之統體指乾道而言邪先生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只乾便是氣之統體物之所資始物之所正性命豈非无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為陽自其氣之静而言則為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陰必附陽皆此意也○剛健中

正為其嫌於不中正所以說箇中正陽剛自是全體豈得不中正這箇因近日趙善譽者著一件物事說道只乾坤二卦便偏了乾只是剛底一邊坤只是柔底一邊其說與它道聖人做一部易如何卻將兩箇偏底物事放在劈頭如何不討箇渾淪底放在那裏注中便是破它說○又曰元亨是大通利貞是收斂情性○又曰四端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為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

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_{並語錄}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伊川先生曰德之成其事可見者行也德成而後可施於用初方潛隱未見其行未成未成未著也是以君子弗用也_{易傳}

橫渠先生曰成德為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

於外可也○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未成之地耳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龍德而隱聖修而未成者也非如學者之未成凡言龍喻聖也若顏子可以當之雖伯夷之學猶不可言龍龍即聖人之德顏子則術正也並易說○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丈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語解

白雲郭氏曰隱而未見時之未至也行而未成德

未大成也是以確乎不可拔也成德者時乘之龍德也言之信行之謹善世不伐德博而化皆可見也初之潛未足以與此易說

漢上朱氏曰君子積善成德以其成德行之為行日可見於外而不可掩者行也九二是也隱之為言隱伏而未見於世行而其德未成是以弗用張載曰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易傳

新安朱氏曰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

行未可見耳本義○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又問乾六爻皆聖人事安得有未成伊川云未成是未著莫是如此否曰雖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又問此只論事業不論德否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莘之時便是行而未成語錄

東萊呂氏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此漆雕開所以不仕歟己丑課程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

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伊川先生曰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修業而已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修業也君德已著利見大人而進以行之耳進居其位者舜禹也進行其道者伊傅也易傳

廣平游氏曰乾之道不盡於九二故有學問坤之道盛於六二故不習无不利易說○閑邪存誠此尊德性也非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則擇善不明矣中庸

郷

兼山郭氏曰九二見龍在田以君德而處臣位在君子方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者也田非不可安安之非所宜也是以利見大人㝠以待征學以待發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學聚問辯寛居之者期於仁以行之耳故潛龍勿用知其行而未成也見龍在田知其君德大成而可行也是以利見大人惟仁以行之

為九二之事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九正其始二益之而說學以聚之也聚者升而上也兌為口問以辯之也二動中虛虛則有容寛以居之也動而以巽行仁以行之也學聚問辯寛居仁行二與五應有君德也是以言行如上云易傳

新安朱氏曰葢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為大人也本義○學聚問辯聖人說

得寬這箇便是上面所謂君德兩處說君德皆如此（語録）

東萊呂氏曰學聚問辯而又曰寬以居之何也葢到此地位正須涵養此理迫則失之矣○九二見龍在田德施既普自常情論之豈復更待學問而猶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者葢健而无息之謂乾若以德施既普為足不復學問居行是有息也有息非乾也（並紀聞）又曰程氏傳

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修業而已學聚問辯進德也寛居仁行修業也聖人兩字當看

己丑課程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伊川先生曰三重剛剛之盛也過剛而居下之上上未至於天而下已離於田危懼之地也因時順處乾乾兢惕以防危故雖危而不至於咎君子順時兢惕

所以能泰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乾三四位過中重剛時不可舍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正蒙

兼山郭氏曰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位則人也故因時而惕進德修業之事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天為君在田為臣皆中正也三乘重剛而過中故為危懼之地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三九四以剛乘剛而不中過乎剛也二為田九三居下位之上雖上不在天而下已離田動則危且有咎故乾乾不息因其可危之時而惕則雖危无咎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重剛謂陽爻陽位本義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伊川先生曰四不在天不在田而出人之上矣危地

也疑者未決之辭處非可必也或進或退惟所安耳所以无咎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此以六畫分三才也以下二畫屬地則四遠於地故言中不在人若三則止言不在天在田而已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四或躍在淵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乾道之革也是以進不安於進退不安於退處不安於處故疑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四承重剛多懼之地上不為中正之君下不為同德之臣中非興事造業之任故於進退懼而或之也或之則毋必是以可進則進可退則退故无咎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或進而之五則中不在人可懼之地也故疑而未決上下進退不必於處是以无咎九三之惕九四之疑可謂能用九矣雖重剛不中何患於過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在人謂三或者隨時而未定也本義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康節先生曰堯之前先天也堯之後後天也後天乃效法耳觀物外篇

明道先生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非在外也○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並劉絢師訓）○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呂與叔錄）

伊川先生曰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合於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易傳）○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

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游氏拾遺○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用才聖人忘己更不論才也劉元承手編

横渠先生曰浩然无間一作害則天地合德照无偏係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无方體能无方體然後能无我○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无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皆可勉而至猶不害

於未化爾○大人與聖人自是一節妙處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以理計之如崇德之事尚可勉勉修而至若大人以上事則无修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不可得而知也直待已實到窮神知化是德之極盛處也然而人為者不過大人之事但德盛處唯已知之黙而成之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如此方是成就吾之所行大人之事而已故於此文却說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

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如此則是全與天地一體然不過是大人之事惟是心化也故嘗謂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蓋大人之事修而可至化則不可加功加功則是助長也要在乎仁熟而已然而至於大以上自是住不得言在熟極有意大與聖難於分别大以上之事如禹稷臯陶輩猶未必能知然須當皆謂之聖人蓋為所以接人者與聖同但已自知不足不肯自以為聖如禹之德斯可謂之

大矣其心以天下為已任規模如此又克已若禹則
與聖人直无間别孔子亦謂禹吾无間然矣久則須
至堯舜有人於此敦厚君子无少異聖人之言行然
其心與眞仲尼須自覺有殊在它人則安能分别當
時至有以子貢為賢於仲尼者惟子貢則自知之人
能以大為心常以聖人之規模為已任久於其道則
須化而至聖人理之必然如此其大即是天也又要
細密處行之并暗隙不欺若心化處則誠未易至孔

子猶自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儻曰吾聖矣則人亦誰能知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則其禱也久矣語解

兼山郭氏曰孔子釋飛龍而明之以四合何也葢在天地則合德在日月則合明在四時則合序在鬼神則合其吉凶雖四者之閒各有所合而終无所留究其道則无不周考其迹則无可繫此莊子

所謂反一无迹者也反一无迹惟飛龍能盡之不然釋飛龍何與於四合者也易說○又曰嘗讀易至於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孔子曰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蓋言誠者事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子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蓋言誠之者之事也中庸解○孔子於易之乾明大人之道則知大者乾道也浩然圖

和靖尹氏曰寬問易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德云云有說此只是乾元九五之大人又云此只是說卦體如此答曰非也此說大人所以為大者以與天地日月合其道也伊川曰合其道蓋為此若不知其道合箇甚底天地且就上著箇德字日月亦然不可日月却言德也蓋且就上著一字形容只是要合其道令學者有下手處寬又問或謂此九五之大人非學之所能及何也曰聖人立言本為

要學也至如誠敬若馴致之其至也非大人而何寬又問大人與聖人同否曰大以其大聖以其聖而言聖謂不可窺測若孟子說得甚詳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神也者蓋妙萬物為言非謂别有神人也只是聖人如今之俗語曰如聖會聖蓋孟子所謂不可知者乃形容聖之語也語錄

白雲郭氏曰天下至大也非有大德者不能有天

下惟有大德故其德有容无私於覆載其明无不及无私於照臨其序有常无私於生養其吉凶有感无私於賞罰是以能同於天而无相違之道況於人鬼乎蓋與天道同者不繫乎先天後天也究觀乾之一卦則包犧之畫明人配天地文王之重明聖人成天地之能周公之文明有天德則居天位孔子之辭明合天地則可以治神人乃知君德不可以不大也故堯則天之大舜能有大禹為大

禹皆九五之大人歟易說

漢上朱氏曰道者循萬物之理而行其所无事者也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消長鬼神之吉凶豈有意爲之哉大人其道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故順至理而推行之先後天而弗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鬼神者流行於天地之間者也是以九五利見大人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大人即釋文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

是德而當其位乃可以當之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梏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回紇謂郭子儀曰卜者言此行當見一大人而還其占葢與此合若子儀者雖未及乎夫子之所論然其至公无我亦可謂當時之大人矣本義○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

人與天為一安有先後之殊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釐也因說人常云如雞伏子啐啄同時不知是如此否時舉云舊時聞常養雞時舉時為兒童日候其雛之出見他母初未嘗啄蓋氣數才足便自横迸裂開有時見其出之不利因用手略助之則其子下來便不長進以此見得這裏一毫人力有不能與先生笑而然之○問程易言天專言之則道也又曰天地者道

也不知天地即道邪抑天地是形所以為天地乃
道邪先生曰伊川此句甚未敢道是天地或只以
形言先天而天弗違者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
以義起之類蓋雖天之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自
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敘有
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已為而理之所在吾
亦奉而行之耳蓋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此一節只
是釋大人之德其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

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將天地對日月四時鬼神說便只是指形而下者言○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蓋聖人與天无間譬如朋友忘形行路之際或我在前而彼隨之或彼在前而我隨之並无形迹也不必分解如何謂之先天如何謂之後天並語錄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

人乎

伊川先生曰極之甚為亢至於亢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理也聖人則知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於亢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孔子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孟子稱為聖之時大哉隨時之義也一失其正而為亢則於進退存亡得喪之際尚不能周知況天下國家乎聖人釋爻至於四五者葢其

道難以一義盡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亢者處極而不知反也萬物之理進必有退存必有亡得必有喪亢知一而不知二故道窮而致災人固有知進退存亡者矣其道詭於聖人則未必得其正不得其正則與天地不相似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故兩言之前曰大人此曰聖人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則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无不通矣此大而化之

者也易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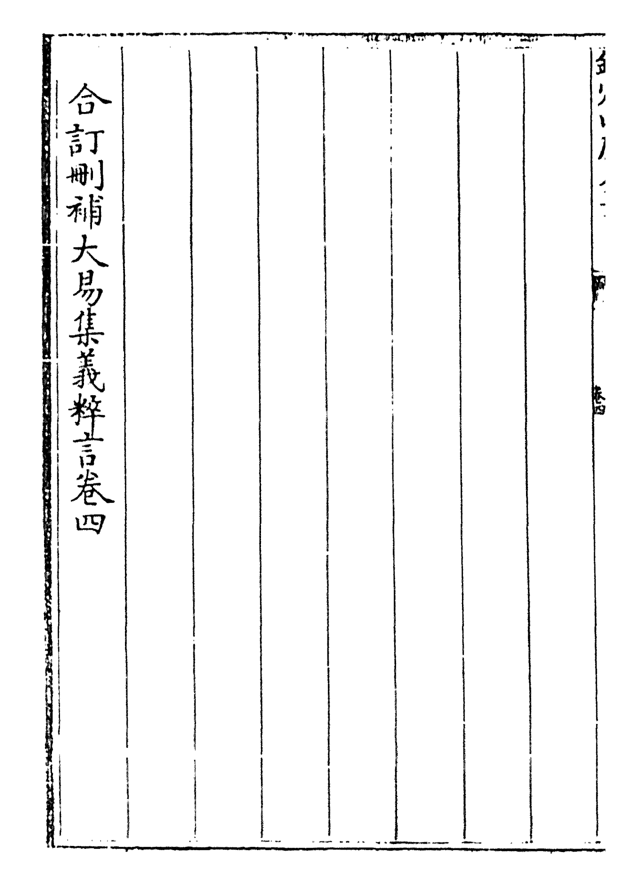
新安朱氏曰所以動而有悔也○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於有悔矣固非計私以避害者也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也此第六節復申第二第三第四節之意本義○王肅本兩箇其唯聖人乎一作其唯愚人乎此必是他自改所以亂說○介甫以武王觀兵為九四大无義理兼觀兵之說亦自无此事如今日天命絕則

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絶

便是君也為人臣子豈可以兵脅其君安有此義

並語

録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 卷五 六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賫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欒蘭

謄錄監生臣陳春熙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五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坤下
坤上

廣平游氏曰坤者純陰之卦也故初六陰生有履霜之戒六四重陰有天地閉之象易說

五峯胡氏曰所以謂丑為地統者為是二陽也偶便是坤矣若陰則從陽者也豈可以為統乎與彪德美

書

新安朱氏曰一一者偶也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注中者三畫卦之名也經中者六畫卦之名也陰之成形莫大于地此卦三畫皆偶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理一而已矣理雖一然有乾即有坤未嘗无對也猶有形則有影有聲則有響一而二

二而一者也易說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伊川先生曰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為貞坤則以一作柔順而為一作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合坤德也○陰從陽者也待唱而和陰而先陽則為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主利利萬物則主於坤生

成皆地之功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勞於事者臣之職也○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得其常則安安於常則貞是以吉也 並易傳

○利字不聯牝馬為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 羅氏拾遺

藍田吕氏曰馬之為畜為人服習乘之以行地者以柔順也牝馬不事奔踶柔順之至也柔順之獘必入於邪茍為利貞則吉

兼山郭氏曰乾稱父坤稱母乾一也坤二也一以資始二則資生所以地大亦配天之極也坤配乾是以有元有亨有利獨无剛德以終之故為牝馬之貞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健也坤順也天地大德曰生則乾坤元亨皆一也利貞之體異者坤以順為正也牝馬順而健者也先順而後健坤之道也利牝馬之貞所謂言所利也言所利則不名為大故彖曰至

哉坤元○坤德至順待唱而應不為物先故君子有所往在物之先則失其道在物之後則得其道得其道斯能成其所利矣西南坤之類也故得朋東北反坤之類也故喪朋世有以得為吉者克之得舜是也有以喪為吉者坤之喪朋是也得朋則以順濟順可小事不可大事之道喪朋則以健濟順天下无不濟矣坤道以喪朋為正君子安此則吉孰大焉上言元亨利牝馬之貞蓋坤之文辭自

君子攸往之下皆人道也凡言吉凶皆人道之辭餘卦皆同(並易說)

新安朱氏曰牝馬順而健行者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爲也貞健之守也遇此卦者其占爲大亨而利以順健爲正如有所往則先迷後得而主於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大抵能安于正則吉也(本義)○利牝馬之貞言利於柔順之正而不利於剛健之正利是

箇虛字西南得朋固是好了東北喪朋亦是不妨為有慶坤比乾都是折一半用底利牝馬之貞伊川只為說做那四德所以說不通○乾主義坤便主利占得這卦便主利這事不是坤道主利萬物乃是此卦占得時主有利○隂體柔躁只為他柔所以躁剛便不躁躁是那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躁不能自守所以說安貞吉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坤君子有攸往人只說坤靜而不動

故聖人以君子有攸往明之使人知至靜之中其動本未嘗息也讀易紀聞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伊川先生曰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也聖人於尊卑之辨謹嚴

如此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承天施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於乾之无疆也○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含包容也弘寛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有此四者故能成承（一作順）天之功品物（一作類）咸得亨遂取牝馬為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无疆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為柔也柔順

而利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乾之用陽之為也坤之用陰之為也形而上曰天地之道形而下曰陰陽之功先迷後得以下言陰道也先唱則迷失陰道後和則順而得其常理西南陰方從其類得朋也東北陽方離其類喪朋也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與類行者本也從於陽者用也陰體柔躁故從於陽則能安貞而吉應地道之无疆也陰而不安貞豈能應地之道

彖有三无疆蓋不同也德合无疆天之不已也應地无疆地之无窮也行地无疆馬之健行也（並易傳）○先迷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蓋坤道唯是主利文言後得主而有常處脫却一利字（楊遵道録）○東北喪朋陰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闕處地之下豈无天今所謂地特於（一作為）天中一物耳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為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一作損闕處）只是土

土亦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見東錄

横渠先生曰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以西南為得朋乃安貞之徳也以東北為喪朋雖得主有慶而不可懐也西南土之位東北木之位也○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是不能喪朋也媵遇勞而无怨却是能喪朋者其卒嘯也歌是乃終有慶也此婦人之教大

者也西南致養之地東北反西南者也陰陽正合則陰相對者必陽也西南得朋是始以類相從而來也東北喪朋喪朋相忘之義聽其自治不責人不望人是喪其朋也喪朋則有慶矣江有沱有汜有渚皆是始離而終合之象也有嫡不以其媵備數是不能喪朋媵遇勞而无怨是能喪朋也以其能喪朋故能始離而終合之子歸自嫡也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皆言其始之不均一也其後也悔嫡自悔也處既安既

處之處也始離而終既處也歌是乃終有慶慶則同

有慶說易竝

藍田吕氏曰乾之體大矣坤之效乾之法至乾之大而後已故乾元曰大哉坤元曰至哉

廣平游氏曰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則无所不包至則无所不盡乾之大无方而坤則未離乎方也坤順承天則於乾之道亦无餘矣特不出於天之外而已故曰至哉坤元言地道於是為盡也天下

之道至於易而盡故曰易其至矣天下之德至於中庸而盡故曰中庸其至矣體易而崇德則日新體易而廣業則富有故曰盛德大業至矣哉〇其静也翕故曰含弘含言无所不容弘言无所不有其動也闢故曰光大光言无所不顯大言无所不被四者坤元之德也體坤德以有行者非君子不足以與此故曰君子攸行〇天行健者天之不已也无不覆燾者天之无疆而地之持載足以配之

故曰德合无疆蓋无疆者以形言也德合无疆者地之配天也應地无疆者君子之法地也知君子攸行應地无疆則知乃順承天之下德合无疆者合乎天也易説并

兼山郭氏曰乾坤二者方其對立於兩儀莫知所宗是以謂之先迷及其順以承天是以謂之後得主利也西南陰位也故謂之得朋得朋者趣其類也東北陽位也故謂之喪朋喪朋者順以從乾也

安貞之吉吉者言其靜順之常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則无不至至則有所極此乾坤之異也始則未生生則成形坤之資生順承之道是為坤之至也一順未足以盡坤之道其能合乾无疆之大德者厚載萬物而已元者四德之首也故統天為乾之元而厚載為坤之元也无疆之德健是也○剛健中正此乾之所以大含弘光大此坤之所以至含弘言其靜而翕也光大言其動而闢

也萬物資生而得咸亨者本於含弘光大而已乾為馬非坤也而坤有取於牝馬者欲合乾德无疆故有取於馬也合乾而非乾故曰牝馬牝馬柔順而行健坤道至柔而動剛故能合乾之德而行地无疆也○君子法坤之道行此柔順利貞而已柔順至柔也利貞則動剛在其中矣且乾健坤順道之常也逆之則失其道也故坤先則迷而失常道後則順而得常道也然一陰一陽之謂道坤本陰

而西南與類行是不知坤有剛柔動靜之道一於陰者也東北喪朋則得至柔動剛之理坤道乃備是以乃終有慶矣聖人出庶物而寧萬國者法天之行健也安於後順喪朋之正而終於吉者應地之无疆也坤合乾德之无疆馬行類地之无疆聖人應坤之无疆此三言无疆之别也（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乾始而亨无所待也是以能大坤待乾而行

乃能至於大有氣而後有形也故乾元曰大哉坤元曰至哉天健也坤順而承之故曰坤天先地後而生萬物坤為大輿自下載之積厚也天无疆者也坤所以配之者載物之德合乎无疆故地配天坤合乾乾坤之始皆謂之元光者坎離也大者乾陽也靜翕含之也以育其根動闢弘之也以成其形一靜一動品物咸亨故曰亨品物咸亨者離之時也乾為馬坤變之為牝馬牝馬地類也无疆者乾之

行也坤依乾而行以柔承剛以順承健乃能行地无疆故曰利牝馬之貞利牝馬之貞則非不言所利此坤之利所以異于乾之利歟君子乾之象柔順坤之德一三五天也二四六地也陽以奇為正陰以偶為正陽先陰後柔順承乾乃得坤正則柔順者利于承乾以為正也是以君子體坤而行行者攸往也故曰君子攸往猶乾言時乘六龍首出庶物也一三五不得其正先迷也失坤道也牝雞

无晨密雲不雨故曰先迷二順一四順三六順五順乾得主坤道有常有常者坤之利也臣待君唱女須男行故曰後得主利子夏傳曰先迷後得主也二進至三坤體成西南坤也止而不進成艮東北艮也坤陰生於午至申三陰成矣自申抵戌羣陰得朋宜若有得也而至亥成坤萬物皆虚故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乾陽生于子至寅三陽成矣自寅抵辰陰類寖亡宜若有喪也而至巳成乾萬

物皆盈故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是以得君者臣之慶得親者子之慶得夫者婦之慶三者未有不離其朋類而得者也故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坤以順為正而地之順天而无疆者順夫正也臣有獻替婦有警戒子有幾諫各安其正乃能悠久而无窮安貞之吉應乎地之所以无疆也故曰安貞吉張載曰東北喪朋雖得主有慶而不可懷也虞翻以月之生死論之曰從震至乾與時偕行消乙入坤

減藏於癸坤終復生陰陽之義配日月其大致則

同易傳

新安朱氏曰至哉坤元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至極也比大義差緩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施地之道也坤厚載物言亨也德合无疆謂配乾也牝馬地類言利貞也馬乾之象而以為地類者牝陰物而馬又行地之物也行地无疆則順而健矣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攸行人

之所行如坤之德也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也先迷後得陽大隂小陽得兼隂隂不得兼陽故坤之德常減于乾之半也東北雖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慶矣安貞之吉安而且貞地之德也本義○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坤之所生即乾之所始者○徐澳云天之行健一息不停而坤不能順動以應其行則造物生生之功或息矣此語亦无病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

生而有形氣至而生生即坤元徐說亦通○利牝馬之貞本无四徳底意彖中方有之彖中説四徳自不分曉前説元亨處却説得分明後面幾句无理會牝馬地類行地无疆便是那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本連下面縁它趂押韻後故説在此這般底難十分理會先迷後得東北西南大槩是隂減陽一半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陽却是全體安貞之吉它這分段只到這裏

若更妄作以求全時便凶了在人亦當如此伊川說東北喪朋處但不知這處添得許多字否此是用王輔嗣說○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既言終有慶則有慶不在今矣為它是箇柔順底物東北陽方非所安之地如慢水中魚去急水中不得自是喪朋喪朋於東北則必反于西南是終有慶也正如先迷後得為它柔順故先迷柔順而不失乎健故後得所以卦下言利牝馬之

貞喪朋先迷便是牝有慶後得便是馬將牝馬字分開却形容得這意思文蔚曰大抵柔順中正底人做越常過分底事不得只是循常守分時又却是做得它底事曰是如此○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之象坤順而言健何也先生曰守得這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又問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如何先生曰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而能柔順堅正則其所行雖先迷

而後得雖東北喪朋反之西南則得朋而有慶蓋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坤德常只得乾之半故常減于乾之半也如乾无所不利坤只利牝馬之貞皆是○問君子有攸往何也先生曰此是虛句意在下句伊川只見彖傳辭押韻有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語遂解云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恐非也蓋言君子有所往先迷後得主利也問東北喪朋西南得朋何也先生曰陰不比陽陰

只理會得一半不似陽兼得陰故无所不利陰半用故得于西南喪于東北先迷後得亦然自王輔嗣以下皆不知此多錯解了○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說了坤只說得持守一邊事如乾九三言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便連致知持守都說了坤從首至尾皆去却一个頭如云後得主而有常或從王事无成有終皆是无頭文蔚曰此見聖人賢人之分不同處曰然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乾下彖元亨利貞止四字而已坤下彖自元亨利牝馬之貞以下凡數十言此乾坤之所以異君子有攸往人皆言坤體靜不知靜而有動乾動而坤當順乾故體易之君子當攸往大哉乾元至哉坤元物无兩大之理然於此又可以見天高地下君尊臣卑上下之分自然如此易說○天下惟有一理坤之彖止曰乃順承天德合无疆而已蓋理未有在乾之外者也故曰效法之謂坤紀聞

○又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惟得朋然後能喪朋厭薄其類者未必能出其類也己丑課程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伊川先生曰坤道之大猶乾也非聖人孰能體之地厚而其勢順傾故取其順厚之象而云地勢坤也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載庶物易傳○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无用如厚德

載物人君安可不用楊遵道錄

兼山郭氏曰乾天道也故以氣言故曰天行健坤地道也故以形言故曰地勢坤氣則无不健也形則无不順也坤以地道主之故能厚德載物靜順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得乾道之大者地得坤道之大者聖人從其大者故乾坤皆言天地而六子之象亦各舉其大者明之也乾言天行健則知天行得乾

之健也坤言地勢坤則知地勢得坤之順也故君子法之厚其德而无不載焉古之人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以此易說

漢上朱氏曰天髙西北地傾東南以順之故水潦有所歸而萬物各得其所君子積順德而至慱厚故能容載萬物易傳

新安朱氏曰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髙下相因之无窮至順極厚而

无所不載也本義○問坤言地勢猶乾言天行天行健猶言地勢順然大象乾不言乾而言健坤不言順而言坤説者雖多究竟如何先生曰此不必論只是當時下字時偶有不同必欲求説則穿鑿却反晦了當理會底○問地勢猶言高下相因之勢以其順且厚否先生曰高下相因只是順若厚又是一个道理然惟其厚所以上下只管相因去只見得它順若是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了

不能如此之无窮矣惟其高下相因无窮所以為至順也君子體之惟至厚為能載物天行甚健故君子法之以自强不息地勢至順故君子體之以厚德載物地之勢常有順底道理且如這个平地前面便有坡陁處突然起底也自順並語錄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伊川先生曰陰爻稱六陰之盛也八則陽生矣非純

盛也陰始生於下至微也聖人於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為之戒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陰始凝而為霜漸盛則至於堅冰一有也字小人雖微長則漸至於盛故戒於初馴謂習習而至於盛習因循也程易傳

兼山郭氏曰乾一以健坤一以順而六爻之義何參差之不齊也蓋統而言之則為順者同別而言

之則為順者異非異也所順者時之不同也初六之順言其理也陰能消陽柔能敗剛是以履霜未至於堅冰馴致其道則然矣是以防微於初故不可與長也孔子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陽主生陰主殺故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而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坤之初六陰生之始而言履霜之漸以見聖人好生惡殺辦君子小人之

分防微杜漸戒之於其蚤也霜之始殺未至於堅冰馴致其道有必至之理故也禍亂之作莫不由此是以大禹之戒言不見是圖而成王毖之於小宣王慎之於微詩書有取焉易說

漢上朱氏曰陰者小人之道也一陰生於午剥乾之初也五陰而霜降六陰而堅冰初六之動柔成剛陰始凝也莫之禦焉駸駸然馴致乎盛陰而小人之道極矣故觀其所踐履則一陰始凝知其必

至於履霜堅冰也震為足自下而進履也或曰坤之初六五月也何以有履霜堅冰之象曰所謂見微者也寒露者剥之初六也霜降者剥之六五也剥之初六即坤之初六也剥之六五即坤之六五也剥窮成坤上六也露者坤之氣寒氣入之故露為霜立冬水始冰亦坤之初六也於斗建為亥乾金之氣為冰故坤之初六一爻自姤卦言之為五月自剥卦言之為九月至五陰而霜降自坤卦言

之為十月為亥至六陰而成冬亥所謂水凝地坼非見不見之形者其能知小人之禍於甚微之時乎易傳○又曰坤初六乾為寒為冰何也曰坤坎之交乎乾也露者坤土之氣也至於九月坤交乎乾白露為霜故霜降為九月之候冰寒水也乾交乎坎也乾位在亥坎位在子大雪者十一月之節亥之難大雪也其辭曰陰氣方難水凝地坼陽弱於淵夫坤之初六五月之氣姤卦也是時豈唯无冰

而露亦未凝何以言履霜堅氷至曰一陰之生始凝於下驗之於物井中之泉已寒矣積而不已至於坤之上六則露結為霜水寒成氷是以君子觀其所履之微隂而知氷霜之漸乾為金也故霜肅殺而氷堅强坤初六圖說

新安朱氏曰六隂爻之名隂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隂爻為六也霜隂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為氷此爻隂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

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所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賛化育參天地者其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於象中矣案魏志象曰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馴順習也本義○問

履霜堅氷至先生曰陰陽者造化之本所不能无但有淑慝之分蓋陽淑而陰慝陽好而陰不好也猶有晝必有夜有暑必有寒有春夏必有秋冬人有少必有老其消長有常人亦不能損益也但聖人參天地賛化育於此必有道故觀履霜堅氷至之象必有謹微之意所以扶陽而抑陰也語錄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伊川先生曰二隂位在下故爲坤之主統言坤道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徳用盡地之道矣由直方大故不習而无所不利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爲而爲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在坤體故以方易剛猶貞加牝馬也言氣則先大大氣之體也於坤則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直方大足以盡地道在人識之耳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

不以君道處五也乾則二五相應○承天而動直以方耳直方則大矣直方之義其大无窮地道光顯其功順成豈習而後利哉易傳並○或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而不可易方也人見似好只是不識理如此是物先有个性坤因而生之是甚義理全不識也楊遵道録○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見時且

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方便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於坤不言剛而言方者言剛則害於地道故下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云剛无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无不利坤之六二只為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者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學者且只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乾九二是聖

人之事坤六二是學者之事聖賢之道其發无二但至有深淺大小入關語錄

橫渠先生曰地道之有孚者故曰先也易說○大則直不絞方不劇故不習而无不利正蒙

藍田呂氏曰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屈而不信私意害之也理義者天下之所共由畔而去之无法以閑之也私意害之不欽莫大焉无法以閑之未有不流於不義也直則信之而已方則匡之而已

非有加損於其間使知不喪其所有不失其所行而已二者克己復禮者也克己復禮則天下莫非吾體此其所以大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所以不習无不利也六二居坤下體柔順而中君子存心治身莫宜於此

廣平游氏曰坤之六二靜則為中正動則為直方坤之道感於六二而直方因動而後見也不言直方則地道之光不可得而見矣故以動者言之

龜山楊氏曰東坡言直方大云既直且方非大而何曰直方蓋所以為大然其辭却似不達孔子云敬義立而徳不孤徳不孤乃所謂大徳不孤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之意夫能使四海之内皆兄弟此所以為大也 蕭山語録

蕉山郭氏曰六二柔順中正盡坤之美居无不當之位而上无異道之應故可以直可以方不疑其所行凡以順道故也且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乾之得一者九五是也坤之得一者六二是也六二柔順中正在下卦之中无應无承遠於君位可以直道而行者也以其能一而不私故能直以其依中正而行故能方以是而之焉故能大无所因也從容中道而已所以不習无不利也德惟一動罔不吉其是之謂乎且天動而不息地靜而无為何取六二之動也曰天地相感合和于中亦感而後動動而有行與夫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

隨者異矣是以初為防微終為失道亦見聖人之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臣道以順為正得順之至者其六二乎六二盡牝馬之道者也盡牝馬之道而言直方大者疑於陽德也蓋不有是德則一於柔順而已又豈能東北喪朋而行地无疆乎故象以直方為六二之動而文言亦以其動也剛稱之然牝馬順而健性之自然非習之而後能也蓋君子盡在已

直方大之德而外物之來雖不習而可應猶所謂素富貴貧賤者也不習无不利者以敬義也素富貴貧賤者以誠明也臣道得此則動靜之際无所往而不為利雖非乾之不言所利亦盡坤之利矣

繫辭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闢則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所以為地道之光也地道之光非以其動而光乎舜曰重華禹曰文命皆地道之光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二中正而動中故直正故方直者

遂也方者不易其宜也易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而說卦乾為直坤為方方亦剛也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重坎為習二動成坎不習也動而之五得正不習无不利也坎為光光大也易傳曰二為坤之主中正在下盡地之道故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由直方大故不習而无不利不習謂自然也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

道傳易

新安朱氏曰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内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本義○直方大是它陰爻居陰位无如此之純粹文辭云直方大者言占者直方大則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說坤德直方大也且如元亨利貞彖裏面說底且隨

它說做一箇事後面說底四事又儘隨它說去如其之說爻无許多勞擾坤卦中唯這一爻最純粹蓋五雖尊位卻是陽爻破了體了四重陰而不中三又不正惟此爻得中正所以就這說箇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體然而本意卻是教人知道這爻有這箇德不待習學而无不利人占得這箇時若能直能方能大則亦不習无不利卻不是要發明坤道伊川有這箇病從頭到尾皆然○劉用之問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曰坤是純陰卦諸爻皆不中正五雖中亦以陰居陽惟六二居中得中爲坤之最盛者故以象言之則有是三者之德而不習无不利占者得之有是德則吉○用之又問不習无不利或以爲此成德之事或以爲學者須時習然後至於不習曰不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此爻中有此象若占得此爻便應此事有此用未說到時習至於不習與成德之事在學者固當如此然

聖人作易未有此意在用之曰然不習无不利此成德之事也先生曰亦未説到成德之事只是卦文中有此象而已人若占得便應此象都未説成德之事也其説易所以與先儒不同正在於此○問坤直方大曰直方然後大積習而至然後能不習无不利○又云易不是聖人要説出六爻如此只是為占得此卦合當如此不如此不足以合此卦○問坤之道直方大六二純正故能得此以為

德否先生曰不可説坤先有是道而後六二得之以爲德坤是何物六二是何物畢竟只是一箇坤只因這一爻中正便見得直方大如此伊川云卦爻有相應看來不相應者多且如乾卦如其説時除了二五外初何嘗應四三何嘗應上坤卦更都不見相應似此不通○先生謂時舉曰程易中有甚疑處可更商量看時舉問坤六二爻傳云由直方而大竊意大是坤之本體安得由直方而後大

邪先生曰直方大是坤有此三德若就人事上說則是敬義立而德不孤豈非由直方而後大邪並語錄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明道先生曰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已李籲所錄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為臣之道當含

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于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忌惡之心下得柔順（一作恭）之道也可貞謂可貞固守之又可以常久而无悔咎（一作否）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唯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一有者字）臣之道也○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為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其時也非含藏終不為也含而不為不

盡忠者也○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它卦皆然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六三以陰居陽不獨有柔順之德其知光大含蘊文明可從王事者也然不可動以躁妄故可靜一以俟時不可有其成功故无成乃有終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三不正之陰處下卦之上其才為

不足其位爲過中以順而過中可以含章代終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坤以六二爲一卦之主三非任時之責者雖有美德可明含而固守之可也或從王事謂從天下大務无成天之功終地之德而已然含章則不始終於必吐而後已此待時之義也待時者待從王事之時也知固守含章以待從王事之時則含弘光大之義得矣三居下卦之上其位非

不尊雖有從王事任天下之道而六二中正已當其位矣故或之含章可貞非小道也故知六二之外三之德可以任重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離為文明三文之成為章坤見離伏含章也人臣當含章不耀以其美歸之君六三不正非容悅者也可正也六三動則正惟含章也故當可動而動以時發也坤德含弘光大含章者坤之靜也以時發者坤之動也靜而含動而弘坤

之所以承天辮乾為王伏巽為事三内卦之上為成上為外卦之終或從王事者三之上也坤作成物无以成功自居有終其事而已為臣而終其事職當然也六三以是從王事得恭順之道知光大矣坎離合為知知如日月之明光大也郃雍曰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陰三陽内含章美可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

无成而後必有終文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則如此占也本義○六三便夾些陽了陰則渾是不發底如六三之爻有陽所以言含章若无陽何由有章含章為是有陽半動半靜之爻若六四則渾是柔了所以括囊語錄

東萊呂氏曰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凡人多不達此意所為之事當做十分只做五六分多懷不須做盡之心如此乃是无成无終也君子則不然雖不

居其成功而其所為不以小大遠近未嘗有一毫之不盡一毫不盡則失有終之義矣无成有終者雖不居其成而不敢有一毫不盡之心乃可易說○含章可貞以時發也大凡人出來做事多被人疑忌只為預先多露圭角不能含章惟含章然後可以時發初不是兩件事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易傳云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此極有意味尋常人欲

含悔者多只去鋤治驕矜深匿名迹然愈鋤愈生
愈匿愈露者蓋不曾去根本上理會自已知未光
大胸中淺狹纔有一功一善便无著處雖强欲抑
遏終制不住譬如瓶小水多雖抑遏因閉終必泛
溢若瓶大則水自不泛溢都不須閉費力紀聞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伊川先生曰四居近五之位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
閉隔之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

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无譽矣○能慎如此則无害也（並易傳）○問括囊事還作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然坤之六四却是重陰故云賢人隱便作不得在位（楊遵道録）

康節先生曰漁樵對問竊人之美謂之徼其始取之也惟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譽與毁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邵子外書）

兼山郭氏曰六四坤道之革由乾之四也有近君

之嚴履多懼之地才德未孚危疑實甚以其上下
不交故言天地閉以其无承无應故言賢人隱當
斯時也可以括囊无咎无譽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五之君柔弱在上而四又以柔德
獨近之其道危矣唯六四知幾之君子一以柔德
自處既絶直方之動又異含章之發括而絶物斯
无咎矣善惡括而不形故无譽好惡括而不萌故
不害天下徒知毀之為害而六四又知夫譽之為

害也不其慎之至歟孔子言賢人隱非隱其身也隱其徳也善夫知幾君子之隱乎然則括囊果為臣之道歟曰時使之然耳非得已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為囊六四動成艮艮為手括囊也六四正動則不正四有伏兊兊為口不正无譽可也无咎何邪六四當天地否塞賢人遯藏之時不利君子正故止其口而不出者慎也慎以全身故於義不害若立人之本朝道不行矣而括囊緘默

罪也安得无咎故此文不以位言之易傳

新安朱氏曰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遯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居此地者須是如括結囊口都无一條縫始得紀聞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伊川先生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為之戒云黄裳元吉黄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元大而善也爻象唯言守中居下則元吉不盡發其義也黄裳既元吉則居尊為天下大凶可知後之人未達則此義晦矣不得不辨也五尊位也在它卦六居五或為柔順或為文明或為暗弱在坤則為居尊位隂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一作大不

可言也故有黄裳之戒而不盡言也或疑在革湯武之事猶盡言之獨於此不言何也曰廢興理之常也以隂居尊位非常之變也○黄中之文在中不過也内積至美而居下故為元吉並易傳

藍田吕氏曰六五充實之至將至于有光耀大人之學至矣

兼山郭氏曰六五以位則尊以才則柔以體則坤葢坤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柔而用中是以謂之

黄裳也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柔而用中故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坤雖臣道而五實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為君也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亦不害其為臣故乾有兩君德而无兩君坤有兩臣德而无兩臣皆一義也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下下本坤之道

也黄中色也色之美者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徳而下人也昔堯有允恭克讓之徳而後能得舜舜有温恭允塞之徳而後能得禹臯陶文王有徽柔懿恭之徳而後能得閎夭泰顛然則黄裳之徳其為元吉宜矣元大也一人有慶兆民頼之元吉也二五之文蓋聖人明直方之臣非有黄裳之君不能致也文在中者言美徳在中故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皆天下之至美是以天下蒙其福也六四明

柔德近君著一時之變與六五辭不相通不可符合易之辭類如此觀二爻文言斯得之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尊位六居之人臣當此惟守中居下乃得元吉否則必凶黄地之中色文者地道之美見於山川動植者也裳下體之飾曰黄則守中有地道之美而不過故曰文在中也曰裳則居下雖處尊位而不失坤之常唯守中不過斯能居下矣以是而動動則得二元吉也元吉者言其始本

自吉非變而吉也故元吉在吉為至善易傳○又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為之戒云黄裳元吉黄中色裳下服言守中居下則元吉蓋伊尹周公之事也或曰安知非妻道也曰妻道之美盡於六三爻

叢說

新安朱氏曰黄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内而見於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善之吉也占者徳必如是則其占亦如是矣春秋

傳南蒯將叛筮得此文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温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闕筮雖當未也後蒯果敗此可以見占法矣○文在中者文在中而見於外也並本義○六五黄裳元吉這是那居中處下之道乾之九五自是剛健底道理

坤之六五自是柔順底道理各隨它陰陽自有一箇道理其為九六不同所以在那五處亦不同這箇五之柔順從那六裏來○黄裳元吉不過是在上之人能以柔順之道黄中色裳是下體之服能似這箇則无不吉○六五文在中而見於外先生曰易中言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言无其德而得是占者却是反說如南蒯得黄裳元吉疑吉矣而蒯果敗者蓋卦辭明言黄裳則元吉无黄裳之

德則不吉也又如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不習而无不利占者无此德即雖習而不利也如奢侈之人而得恭儉則吉之占明不恭儉者是占為不吉也它皆倣此如此看自然意思活並語録

東萊吕氏曰六五黄裳元吉文在中也此最難在中易說○六五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服也中无定所坤以下為中紀聞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伊川先生曰陰從陽者也然順極則抗而爭六既極矣復進不已則必戰故云戰于野野謂進至于外也既敵矣必皆傷故其血玄黃○陰盛至于窮極則必爭而傷也易傳

藍田吕氏曰上六陰柔之物極則變居上則不利

兼山郭氏曰上六坤道之窮窮而不知變者也陰生于午而始復于巽自巽至乾歴三時而終以位

則不為不久以氣則不為不壯然進則不知陽之當來退則不知陰之可去是以疑而必戰戰而俱傷傷而不知悔亡其所謂坤順者也由是言之六爻之順者時焉而已凡易貴陽而賤陰非賤之也蓋陽主生陰主殺陽主德陰主刑陽知進退之義陰无過亢之悔是以非克之則不去也始也履霜則難與之進終也龍戰則難與之退不知進退存亡是以謂之賤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陰道柔順待陽唱而後動者也故陽不唱則陰不動君不唱則臣不和有不待唱進而干陽者上六之過也進而干陽逼也逼則疑而戰矣野者在外之地言陽之拒陰必使不侵其内也龍戰于野則為臣之道既窮而在君之義亦闕矣其血玄黄蓋君臣兩傷之謂也觀二帝三王之時君臣一體如元首股肱夫人无尺寸之膚不愛豈自傷其元首股肱哉漢唐之君屠戮臣下如異類

其臣固有得罪者而彰君之惡大矣非特玄黄而已嗚呼上无黄裳之君下无直方之臣幾何不道窮而龍戰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坤之窮十月也其位在亥乾之位十一月復震震變乾為龍上六變乾乾為天卦外天際也野之象野莫知所適之地坤道已窮動而不已臣疑于君乾坤交戰君臣相傷不知變通故也易傳○又曰天玄地黄何也曰乾言其始坤言

其終也坎為黑乾之初九始于坎息而至巳午為火火赤也坎黑也赤黑為玄坤之初六始于離離之中爻坤也息而至亥成坤故十一月陽氣潛萌于黃宮者乾始于坤也坤之上六陰陽交戰坤終而乾始故曰玄黃震者乾始也太元謂十月之氣曰深合黃純廣含羣生又曰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冬至夜半子也坎也乾之始也坤上六圖說

新安朱氏曰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凶可知本義○子耕問龍戰于野曰乾无對只是一箇物事至陰則有對大抵陰常虧于陽○時舉問坤上六陰極盛而與陽戰文中乃不言凶且乾之上九猶言有悔此却不言何邪曰戰而至于俱傷其血玄黄不言而凶可知矣並語録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伊川先生曰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用隂之道也隂道柔而難常故用六之道利在常永貞固○隂既貞固不足則不能永終故用六之道利在盛大於終能大於終乃永貞也易傳

兼山郭氏曰用六永貞且欲其大終於順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柔順而動剛坤之徳也可久之道也用六之義用此而已用此可久能勿大終乎用九非獨君也臣亦可用九二是也用六非獨臣也君

亦可用六五是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陰柔之極不濟之以陽剛則邪佞之道故以九用六乃能永久不失其正杜欽曰地道貴斂陽始之陰終之未始離陽故曰以大終也易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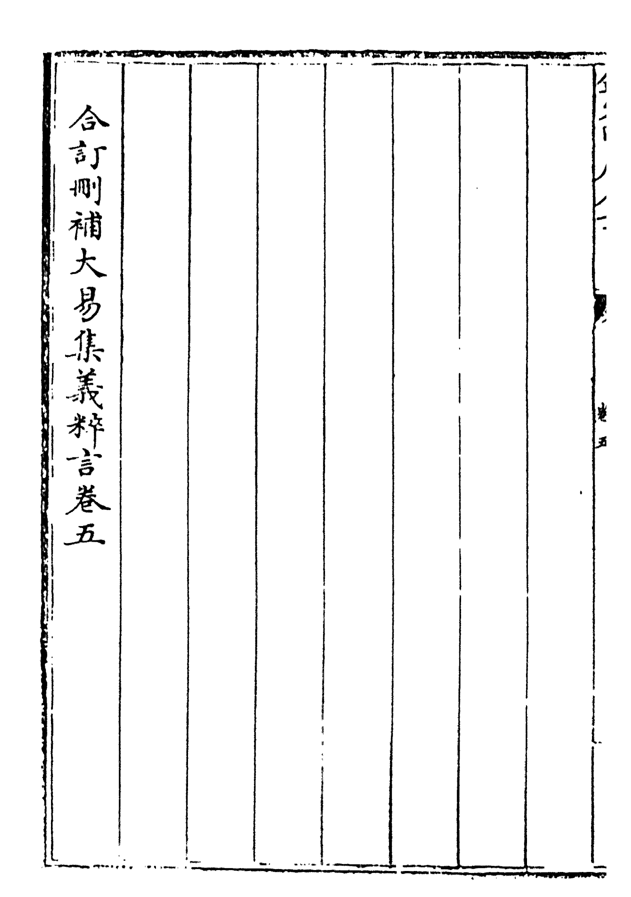
新安朱氏曰用六言凡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之遇此卦而六爻俱變者其占如此辭蓋陰柔不能固守變

而為陽則能永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貞即乾之利貞也自坤而變故不足于元亨云○初陰後陽故曰大終並本義○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陽為大陰為小如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為陽矣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朱震說卦畫七八爻稱九六它是不理會得老陰老陽之變且如占得乾之初爻是少陽便是初七七是少不會變便不用了若

占得九時九是老老便會變便占這變爻此言用九用六亦如此○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這只說二用變卦乾吉在无首言卦之本體元是六龍今變為陰頭面雖變渾身却是龍只一似無頭底龍相似坤利在永貞不知有何關捩子這坤却不得見它元亨只得它永貞坤之本卦固自有元亨變卦却无○問坤體貞靜承天而行未嘗為始而嘗代終故自坤而變陽為羣龍而无首有利貞而

无元亨是否先生曰坤雖變而為陽然坤性依舊在它本是箇无頭底物如婦從夫臣從君地承天先迷後得東北喪朋西南得朋皆是無頭處也○坤六爻雖有重輕大概都是持守收斂畏謹底意

並語錄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五